

王大花

WANGDAHUA
REVOLUTIONARY CAREER

郝岩◎著

革命生涯



iReader
爱读书 读好书

独家首发

编辑短信“掌阅”发送到12114
下载客户端送5元免费看电子书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王大花

WANGDAHUA
REVOLUTIONARY CAREER

革命生涯

郝岩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王大花的革命生涯 / 郝岩著. -- 北京 : 中国电影出版社, 2015.3
ISBN 978-7-106-04110-6

I . ①王… II . ①郝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45831 号

责任编辑: 席可欣
特约编辑: 驰 宇
封面设计: 刘红刚
责任校对: 鑫 芳
责任印制: 庞敬峰

王大花的革命生涯

作者 郝岩

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(北京东三环东路 22 号) 邮编 100029
电话: 64296664 (总编室) 64216278 (发行部)
64296742 (读者服务部) E-mail: cfpvgh@126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
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规 格 开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16
印张 /21.5 字数 /325 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106-04110-6
定 价 32.00 元



王大花站在热气弥漫的锅台前，不去理会大锅里挤出来的炖鱼的新鲜味道。她一点也没有想到，鱼锅饼子店外异常宽阔而又阴冷潮湿的花园口老街上，一场令人猝不及防的狂风暴雨躲在深藏不露的苍穹里，在先期抵达的一团团湿气雾气掩护下，正马不停蹄地挺进着，准备席卷花园口。

王大花想不到，在1942年，这个辽南深藏不露的初秋看似平常的日子里，她的命运会从此发生改变。

王大花当然对一切浑然不觉，此刻，她正在自己“王记鱼锅饼子店”的厨房里，对着热气翻滚的大锅发呆。泼辣能干的王大花正被一个叫“大姑娘”的女人纠缠着。昨天晚上，她的丈夫唐全礼在睡梦中，不时“大姑娘、大姑娘”地叫着，这个几乎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女人，让她一下子没了精神，甚至有些失魂落魄。

王大花的“王记鱼锅饼子店”不大，却远近闻名，她做生意实诚，靠着不错的口碑攒下众多的食客。王大花炖鱼的手艺远近闻名，店里的鱼都是在花园口近海打上来的新鲜活鱼。花园口近海的鱼品种不一，以大小不同、形状各异的杂拌鱼居多。品相不同，味道不同，按理说不太好侍弄，但王大花别出心裁地把这些品相各异的鱼炖在一起做成了鱼锅，再配上同锅烩出的金灿灿的玉米面饼子，一下子把这些不起眼的鱼炖出了别样的味道，鱼是要多鲜有多鲜，饼子是要多香有多香。

王大花做鱼锅饼子很是讲究，往锅里放鱼和烩饼子要讲究层次顺序。何时放什么鱼，何时往锅里烩饼子，全靠火候的掌握。火候不到，鲜香气儿不足；火候过了，鱼炖老了，饼子硬了，口感就没了。人都说干炖豆腐万炖鱼，她会根据鱼的不同肉质、不同品种，分先后顺序放在锅里。做鱼的最后一道手续，也是王大花鱼锅饼子远近闻名的诀窍，就是待到锅里的鱼热热闹闹咕嘟咕嘟地动起来时，她会抓过放在锅台上的酒瓶子，往嘴里灌上一大口老白干，噗地一下喷到锅里的鱼上，接着再来一口，再喷到鱼上，一时间，白酒均匀地喷洒和浸入，使大锅里的鱼鲜气、酒香气搅和在一起，在灶间弥漫开去。这时候，她再麻利地将粗瓷盆里早已经和好的软绵绵的玉米面揪下一团来，娴熟利落地在两手之间倒上几个来回，“啪”地一下将面团拍在锅壁上，瞬间，黄灿灿的玉米饼子底部被滚烫的锅壁牢牢抓住，饼子上面还是绵软的部分从锅壁慢慢地向锅底滑下去，一点点探出小半个身子，浸透在咕嘟咕嘟炖着的杂拌鱼汤汁里，盖上锅盖再焖一会儿，过些时候再掀开锅盖时，一锅鲜美无比的鱼锅饼子就成了。

王大花的鱼锅饼子在整个花园口远近闻名，不知道引来了多少吃货，就连驻地的日

本人，也时不时地会慕名而来。

鱼锅饼子饭店的店铺一分为二，前院是店面，后院里居家。店面又分成前厅和厨房两处，中间挑着一条帘子隔开。王大花终于还是被热气腾腾咕嘟炖着的鱼锅给提回了神，她听见男人唐全礼在前厅里招呼着，又有客人来了。今天的饭口早就过了，客人虽然少了，却还是三三两两地不断。如果换作以往，大花会高兴，但是今天，她高兴不起来。干干活就忍不住出神，她的脑子被“大姑娘”占据着，怎么都赶不走，搅得她脑子里稀乱。大姑娘啊大姑娘，大姑娘你她妈的究竟是谁呢？她咬牙切齿、反反复复地在心里骂着那个不知道躲在哪里的女人。

火有些蔫了，她蹲下身子，哈腰往炉膛里加了几把柴草，接着用力地拉了几把风匣，立刻，灶坑底有些昏暗的火苗重新泛开来，继而蓬勃热烈地燃烧起来，蹿出炉膛的火苗把王大花的脸映成了晚霞般的潮红色，使丰满壮硕的王大花看上去有些许妩媚。

唐全礼撩开门帘，急三火四地闯进厨房，发牢骚说：“饭口都过了，这人还不断……”

王大花停下手里的活儿，没有好声气地说：“不断还不好了？这锅里贴的可不是黄澄澄的大饼子，这都是金灿灿的金粉儿，别人家求都求不来，你倒还叫起屈来了！”王大花掀开锅，抓起酒瓶往锅里的鱼身上倒着，顺嘴喝了一大口。

唐全礼挨了钱，看着王大花脸色难看，感觉有什么不对劲，站在那里有些不知所措。

王大花边往锅里贴着饼子，边回头瞥了眼唐全礼：“上啥神儿，拉几把风匣！”

唐全礼蹲下，拉着风匣，昂着头，试探着对王大花说：“我盘算着，咱是不是该盘个店……”

王大花说：“好呀，咱上大连去盘一个。”

唐全礼有些意外，他显然没有听出王大花话里的讥讽：“上大连？你胆儿可真肥，那是小日本的天下，咱这……咱这还归溥仪皇帝管着哪。”

王大花哼了一声，啪地又把一个饼子甩到锅壁上，气哼哼地说：“溥仪能管着谁？他那个死样也能叫皇帝？我看，撑死他就是个驴皮影，幕后拉条子的还是小鬼子！”

唐全礼一时无语地看着王大花。

“咋着，你不想去大连？”王大花有些生气地盯着唐全礼。

唐全礼还是不语，心不在焉地拉着风匣，风匣被他拉得像一头呼哧呼哧害了喉病的老笨牛，一点力气也没有，灶火依旧半死不活。

“你到底想不想去？”王大花追问。

“你……你真想去？”唐全礼抬脸看着王大花，神情犹豫。

“想呀，咋不想，我想去见个人。”王大花的语调里带着几分冷硬与尖刻，还有些酸溜溜的味道。

唐全礼似乎有些不懂，问道：“见谁？见三花？”

“不是。”王大花摇头。

唐全礼疑惑：“那还有谁？”

王大花语气冰冷：“大姑娘！”

唐全礼吓了一跳，险些从小板凳上跌坐到地上。王大花是怎么知道这个名字的？他直愣愣地看着王大花，像看一个陌生人。

王大花也盯着唐全礼，让他无法逃脱。王大花的泼辣，唐全礼自然要远比花园口的所有人都体会深刻。她的倔脾气一上来，从来都是不管不顾的。当然，她犟归犟，却从来都讲理，这是唐全礼甘心服她的根本。唐全礼是“倒插门”，从进了王大花家的第一天开始，便摆正了自己的位置。好在王大花是个明礼重义的女人，她从没有在倒插门这件事上让唐全礼难堪过。偶尔有谁嚼老婆舌让她知道了，她会不动声色却也毫不留情地找对方说道说道，既堵上了人家的嘴，也保全了唐全礼的面子。

不过，王大花一提到“大姑娘”这三个字，唐全礼立即心虚起来，他的目光一直躲避着王大花。

王大花看出唐全礼的怯意，就换了语气：“今天一睁开眼就忙，我还没来得及问你，大姑娘到底是谁？”

唐全礼装糊涂：“啥大姑娘小媳妇的，瞎胡咧咧……”

“瞎胡咧咧？昨晚你梦里喊了好几遍大姑娘！”王大花边说边解开围裙往灶台上一扔，冲着唐全礼叫道：“从昨天开始，你就不大正常，说是去大连了，叫你捎块香胰子你都能给忘了！晚上睡觉嘴里喊的都是大姑娘大姑娘的！都说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我不把话说破，你还真蹬鼻子上脸抓乎我缺心眼啊？！”

唐全礼虽然心里发虚，却还装作硬气，他把手里的柴草狠狠地塞到炉膛里：“说梦话你还当真了，这不没事找事嘛！”

王大花还要说什么，外面有客人招呼，唐全礼借机离开厨房。

唐全礼人在店里，心思却根本不在店里，他的心思确实在“大姑娘”身上。王大花的性格他清楚，一般的事情，如果是没有证据的事，她不会把事情闹大，充其量发发邪火，过不了小半天也就烟消云散了。在王大花看来，她嘴上所说的“大姑娘”，牵扯的不过是些争风吃醋的破烂事儿，而唐全礼心里的“大姑娘”，关乎的却是一家老小性命攸关的大事，弄不好，他和王大花还有儿子钢蛋三个人就全完了。几天里，每当想起“大姑娘”三个字，唐全礼就感觉既六神无主又步步惊心。

毕竟是过了饭口，客人本来就不多，终于送走了中午的最后一个客人，唐全礼从怀里摸出怀表，时针马上就要指向1点了，不由得脑袋又大起来。约定的时间快到了，怎么等的人还没有来？

唐全礼焦躁起来，他走出店外，往四下看去。他的目光穿越潮乎乎街道，打量着街上的每一个行人。在他看来，似乎每一张陌生的面孔，都像是要等的人，可却没有一个人走进他的饭店。

唐全礼偷偷地看了眼街对面的一间民房，那是间破旧得不起眼儿的民房，有些歪斜的烟囱毫无声息地躲在屋顶，没有烟雾的缭绕，像贪婪忘我的赶海人遗落在礁石上的孤

独身影；破旧的窗户和门楣，像时日不多的病人，不再渴望敲门之后的吱呀惊喜。那里，似乎死一般的沉寂，但是，唐全礼知道，在那虚掩的窗帘背后，隐藏着几个人，那黑漆漆的窗洞里，一双双眼睛正紧紧地盯着鱼锅饼子店。唐全礼知道，躲在那间民房里的是刘署长的人，他们焦急而又兴奋，只等唐全礼这边的一个信号，他们就会立即冲出来，扑进店里。

唐全礼重新回到店里，眼睛还不时瞟向窗外的街道，琢磨着来赴约的人长什么样。突然，他的心跳加速了，只觉得眼前一黑，似乎什么东西一下子堵住了心口，只见一个穿黑衣、戴礼帽的中年男人出现在街头。他下意识地觉得，这个中年男人应该就是他要等的人。

唐全礼猜得没错，中年男人叫韩山东，此刻，他正朝着鱼锅饼子店走过来。前天，韩山东在大连接到上级指示，让他赶往花园口老街32号的交通站，来等一个从哈尔滨来的同志，那个人带着一部秘密电台，双方约会时间在下午1点到1点20分之间，交通站就是鱼锅饼子店。韩山东进店后，要坐在靠近门口有窗户的桌子前，然后向店老板要一份九转大肠，店老板会问他要咸口还是甜口，他要回答“甜口，加点香菜”。

上级没有告诉韩山东他要接头的这个人有多重要，可韩山东知道，就在半个月前，大连的地下党组织又一次遭受重创，仅有的三部电台全部被敌人搜走了。没有电台，就意味着敌人切断了他们与上级的一切联络。尽早恢复通讯联系，是大连党组织的当务之急。

终于等到韩山东走进店里，唐全礼几乎是满眼放光地迎上来，热情洋溢地问道：“吃饭吗兄弟？吃点啥？”

韩山东扫了眼门口窗前的空桌子，没有走过去，而是选择了一张离窗口远一些的桌子坐下来。唐全礼眼巴巴地跟过来，又问了他一遍吃什么。韩山东看了眼唐全礼，要了一碗海蛎子羹汤，一份鱼锅饼子。

完全不对劲嘛！唐全礼笑着向韩山东点着头，心里却大失所望，他冲着后厨的王大花高声喊道：“鱼锅饼子一份，海蛎子羹汤一碗——”

唐全礼的喊声刚落，店里又进来一位客人，像是要赶路的样子，还没等唐全礼开口，他就急三火四地点了一份现成的小菜和一个馒头，没等坐下就狼吞虎咽地先咬了一口馒头。韩山东注意到了唐全礼对这位客人的表情变化，而且，他发现，大街上每走过一个人，唐全礼都有些紧张。

鱼锅端上来了，韩山东正要吃饭，这时，又一个男人走进来，还没等唐全礼问话，男人便径直坐在了靠近门边有窗的桌子前。

唐全礼眼前一亮，赶忙迎上去，低声问道：“兄弟，吃点啥？”

男人有些犹豫，唐全礼加重语气，说：“随便点。”

男人四下看了看别人桌上的饭菜，似乎是一时拿不定主意。

唐全礼的目光更亮了，他压抑着紧张的情绪，声音颤抖着低声问：“来盘九转大肠？”

“大肠？”男人一时摸不着头脑。

唐全礼满怀期待地点点头，继续道：“咸口还是甜口？”

男人看看唐全礼，有些不解：“有毛病啊？到鱼锅饼子店里吃饭，你不推荐鱼锅推荐大肠，还什么九转大肠？”

唐全礼顿时泄了气，不耐烦地一指旁边的桌子：“那你坐那张桌子，这儿有人订了。”

“那你不早说。”那人嘟囔着，起身坐到另一张桌子前。

唐全礼等着男人点完菜，转身进了后厨。

韩山东吃了一会儿，掏出旱烟袋，装满烟叶后点上，吧嗒吧嗒地开始抽起烟来。他抽的是新收的烟叶，仿佛还带着秋天金黄的气息，味道纯正醇香，每吸一口，就让他觉得浑身舒坦通畅。韩山东跷起二郎腿，悠闲地抽着烟，但是他的神经一刻也没有放松，反而越绷越紧。他知道，任何可疑的蛛丝马迹和差池，都会让他送命。他现在坐的这个位置，恰好能看到店里所有的动静，他借着抽烟遮掩，正在观察着饭店里的每一个人。

天气潮湿，虽已进入秋天，但夏天那种莫名的潮热一直尾随着不肯离去，让人无端地会生出焦躁不安的情绪。韩山东吸完了一锅烟，再看看怀表，已经是1点10分，再过十分钟如果那个人还不出现，今天的接头任务就黄了。

烟锅里的烟灰已经倒掉，空了壳的烟锅一定还残留着往昔的味道，任何过往都沉淀着岁月的痕迹。他不由得凝视着手中黑黑的烟锅出了神，那里像花园口海口一样，既深不可测，又似乎触手可及……

二

走在花园口的老街上，夏家河的目光不时留意着街道两侧的门牌号。

老街还是那条老街，只是比记忆里的热闹了不少，好些店铺也像是换了主人，另做起了别的生意。各家房门上的门牌号，显然是伪满洲国的警署为了便于管辖重新设置的。夏家河觉得别扭，一旦把老街上的店铺改成具体的阿拉伯数字，就把老街特有的味道冲散了。

夏家河要去的地方是老街32号，到底是哪家他也不知道。不过，夏家河心里隐隐有些不安，他在心里反复祈祷，别是王大花家的鱼锅饼子店就好。这次到花园口，他最怕见的人就是王大花。来之前，他想象过与王大花见面的种种可能，内心里虽然有些期许，却还是惬意占了上风。见了面怎么办？要说什么？除了道歉，他想不出别的话。可既然道了歉，就得把当年不辞而别的理由告诉给王大花，不然道歉就没有诚意。

当年，王大花的父亲再三恳求，让他悄悄离开王大花，别让女儿的下半辈子担惊受怕。夏家河这次本以为接上头，办完事，他就能和大连来的同志离开花园口，谁知人算不如天算，他还是没走成。昨晚火车上出的那件事，现在想起来还是叫他后脊背发凉。

火车进了花园口，就离大连不算远了。花园口归“伪满洲国”管辖，等第二天一早，火车就跑到大连了，那里是日本殖民统治的天下，日本人给改了个名，叫“关东州”（日译名）。从伪满洲国进到关东州，花园口站的例行盘查非常严格，但昨天晚上的盘查，因为日本宪兵的突然增多，显然是把例行的检查给升级了。

一路上，夏家河与受命护送自己的两个年轻同伴一样，一直小心翼翼，甚至有些提心吊胆，表面上还要装得气定神闲。晚上，火车正在咣当咣当地跑着，夏家河突然看到车厢两头出现了日本宪兵，宪兵对每一个乘客的行李检查得很仔细，夏家河知道接下来的检查结果意味着什么，他们一行三人都无法再沉住气了。这时，车尾部一个中年男人携带的皮箱引起了宪兵们的注意，他们要强行打开箱子，中年男人抱着箱子不肯松手，双方开始争执起来，宪兵们一拥而上将中年男人拉开，车头的宪兵也跑过去，只留下一个人把守车门。在中年男人绝望的号啕中，宪兵们终于用刺刀挑开了皮箱，里面包袱里包裹着十几根金灿灿的金条，中年男人试图抢回金条，宪兵们手里的刺刀对着中年男人七上八下地一阵乱捅，四处喷飞的鲜血，引发了旅客们的阵阵尖叫。

车厢里乱作一团，年纪大一些的同伴迅速用眼神与夏家河做了一个简单的交流，还没等夏家河反应过来，他已经起身，拎起座位下的皮箱朝着车头方向快步走去。他的举动一下子吸引了宪兵们的目光，他们叫嚣着追了过去，同伴跑了起来，同时掏出枪来，朝着堵在门口的宪兵射击，宪兵应声倒下。车尾的宪兵们齐齐追上来，同伴边还击边朝车头奔跑。

宪兵们一窝蜂地从夏家河眼前跑过去，夏家河意识到什么，迅速地看了眼另一个年轻的同伴，拎起座位底下的皮箱，朝着车尾跑去，年轻的同伴紧随其后。

夏家河的举动，一下子提醒了还处于惊恐中的旅客，不少人跟着夏家河一起朝车尾奔跑，车厢里顿时乱成了一锅粥。宪兵们觉察到什么，叽哩哇啦用日语高声叫喊着让旅客站住别动，怎奈声嘶力竭的叫嚣此时已经无济于事，他们朝着车窗和车顶一通鸣枪，旅客们这才抱头蹲下，闪出一条通道。

夏家河抱着皮箱拼命奔去，同伴紧随其后做掩护。宪兵们追上来，同伴不时回身还击。两人穿过车厢，总算跑到了车尾，却被前面一道铁门挡住了去路。夏家河冲撞铁门，铁门纹丝不动。同伴向门锁开枪，一脚踢开铁门，一股强劲的夜风扑面而来，夏家河站立不稳，身子摇摆。

同伴大喊：“快跳啊！”

夏家河有些犹豫，这时日本宪兵已经追了上来，同伴急了，一边开枪还击一边大吼：“磨蹭什么？快跳！”边说边用肩膀将夏家河顶撞出去，回身又击毙了两个宪兵，再要跳车时，被一枪击中，只见他身子一晃，瘫倒下去，半个身子挂在飞驰行进的火车上……

天快亮时，夏家河终于摸进了花园口。他在城外把皮箱安置在一个放心的地方，便进了城里。

夏家河离开这座老城快十年了，十年里，老城似乎变化不大，除了重新编排的门牌号，其他一切对他来说，都是轻车熟路。他先找了家小旅馆，梳洗一番，迷迷糊糊睡了小半天，眼看着到了接头的时间，这才打起精神上了花园口的老街。

老街上略显安静，看上去没有丝毫的异样。夏家河清楚地知道，昨晚发生的意外，不可能不波及花园口，这里的平静，一定只是表象，表象之下必定隐藏着激流漩涡，甚至是惊涛骇浪。在花园口这片土地上，到处都是日本人的暗探和伪满洲国的特务，还有黑道、白道的各种势力，星罗棋布，错综复杂，容不得他有一丝一毫的大意。

夏家河装作漫不经心地走在老街上，等他走过大半条街时，越走越不安起来。一是离约定的时间只剩下五分钟；二是他已经清楚地记起，拐过前面的一个街口，就该是王大花的鱼锅饼子店了。真是怕什么来什么，等他找到老街 32 号时，才发现，老街 32 号门上招眼地挂着“王记鱼锅饼子店”的牌匾。

这里正是王大花的店。

夏家河略显迟疑，但时间紧迫，由不得他多想，他顿了顿便朝饭店走去。这时候他的心里有些不安，不是为自己的处境，而是为即将碰面的王大花。王大花的店，怎么就成了交通站？莫非王大花或是她家里的什么人是自己的同志？夏家河不敢想下去。他唯一的期望，是这个店已经转让了出去，是别人顶着“王记鱼锅饼子店”的名号在经营。

迈步跨进饭店门槛的一瞬间，夏家河清醒过来，他是来执行任务的，他努力把关于王大花的事情赶出脑海，朝着靠门有窗的那张空桌子，自然地走过去，坐下。

韩山东的目光一直跟着夏家河，直到夏家河落座，他的心跳不由加速了。

此时，心跳更快的还是唐全礼。从夏家河进店那一刻起，他的心便提到了嗓子眼儿，本来接头的时间眼瞅着就要过去了，如果人不来，一直躲在对面街上小黑屋里的刘署长一帮人饶不了他，一定会认定他供出的情报有假。如果守备队队长小田再追究，怕是连个解释的机会都没有，自己的小命就没了。唐全礼已经把花园口的十八个地下党员都供出去了，现在只有他还活着，这要是让党组织知道了，他唐全礼一定是死路一条。他这叫什么？这叫叛徒！出卖同志的叛徒！叛徒都没有好下场。

唐全礼也不想当叛徒，可他有自己的理由，他跟那些同志不一样，人家的家都不在花园口，就他拉家带口地住在花园口。谁都知道他是个顾家的好男人，唐全礼也很认同这种夸奖，只是没想到这会成为他被捕后的一个软肋。刚被抓进去的时候，唐全礼觉得自己能挺过小田的审讯，大不了咬咬牙把大刑都过一遍。可偏偏小田和刘署长没让他过大刑，直接跟他说起王大花和他的儿子钢蛋，说得像拉家常一样随意亲和，他们羡慕唐全礼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幸福生活，他们用软绵绵的刀把唐全礼的心理防线捅破了，唐全礼直接崩溃了。

刘署长一大早就来找唐全礼，告诉他哈尔滨方面要来送电台的事。现在花园口就只有唐全礼一个交通站了，电台要从花园口转移到大连，只能来唐全礼的交通站。刘署长

警告唐全礼，小田队长还指望着这件事立功呢，要是出现个闪失，就直接把他们全家抓进大狱。如果这件事办成了，唐全礼就可以领到一大笔赏金，想到哪里藏身都行。赏钱的事，唐全礼没敢想，只要自己配合小田和刘署长他们抓到人，自己就没事了，到那时带着老婆孩子顺利脱身，他就知足了。

唐全礼简直是望眼欲穿，既害怕又担心，本来以为1点20到了，他就能松口气了，谁知眼瞅着最后的时间就要过去了，却进来位黑大个儿。

夏家河刚一落座，唐全礼就紧张地冲过去，问道：“兄弟，吃点啥？”

夏家河看了眼唐全礼：“来份鱼锅饼子，少放盐。”

唐全礼不动，他有些不甘心，直愣愣地看着夏家河，期待着他下面的话。

夏家河说：“再来个菜，九——”

“酒？你还想喝酒？滚，你快给我滚！”随着一个女人的叫骂声，王大花冲了过来，她一把推开唐全礼，对着夏家河怒目圆睁，气都喘不匀实了。

夏家河惊呆了：“大……大花……”

“别叫我名，快滚！”王大花伸手来抓夏家河，那架势，像是要一把将他扔出去。

夏家河向后缩着身子，挤出一丝笑来：“我……我吃口饭就走。”

“这里的饭只给人吃，不喂狗！”王大花又上来拉扯夏家河。

“干啥呀，这是……”唐全礼一头雾水。

“滚！滚！”王大花越喊越来气，眼里竟然涌出了泪水。

唐全礼意识到什么，他看着夏家河，问道：“你……你是虾爬子？”

夏家河不置可否：“我吃个饭就走……”

唐全礼也惊呆了：“你真是虾爬子？”

“滚啊你！”王大花的泪水终于滚落下来，她强忍着才没哭出声来。

夏家河心情复杂，他说：“大花，你别这样……”

“好啊，你个死虾爬子，你还送上门来了！”唐全礼终于明白过来，他抡起一条长凳就要砸过来，王大花有些慌了，一下子横在夏家河前面：“还不快滚！”

“你开的是馆子，我来吃饭，凭什么撵我走？”夏家河说得有些气弱，却还是直着脖子。约定的接头时间眼看着要错过了，他有些着急。

“就凭你是虾爬子！”唐全礼抡着凳子直往前蹲，“你把大花害成啥样你不知道？还有脸来找她？把你烧成灰渣渣她都不解恨！”

“掌柜的，你们吵吵啥！还叫不叫客人吃饭了？”韩山东拍着桌子，大声地质问，他怕这场没完没了的争执，吓跑了要来接头的同志。

夏家河连忙附和：“对对，我吃口饭就走。”

“我叫你吃！”王大花拿过墙边的扫把，朝夏家河挥来。

夏家河起身躲着，王大花不依不饶，挥动扫把，唐全礼也抡着板凳，夏家河只得朝门外奔去，王大花紧追不舍，唐全礼吼着：“滚！再来干死你！”

夏家河边躲着王大花的扫把，边退到一条僻静的胡同里，他苦苦告饶：“大花，你别这样……我真的有要紧事，你让我进去……我吃口饭就走……”

王大花又挥起扫把，扫把终于落在夏家河身上。夏家河由着王大花去打，直到王大花觉得打累了，扫把滑落在地，蹲在地上抽泣起来。

接头的时间已经过了，饭店里的韩山东匆匆把饭吃完，起身走了。

夏家河现在能做的，就是陪着王大花，让她把一肚子的委屈哭出来。王大花总算哭够了，盯着夏家河：“咱俩散都散了，你还来干啥？成心来恶心我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不是啥？找我就找我，你跟唐全礼嚼吧啥？”

夏家河一头雾水：“谁是唐全礼？”

“拿板凳打你那个人。”

“你家伙计？”

“我老头儿。”

“他怎么会认得我？我没见过他。”夏家河一头雾水。

“没见过就不能认得了？你个陈世美，臭名顶风能吹出八百里！”

“当年，是我对不住你。”夏家河低下头。

“少来！你一句对不住就拉倒了？”王大花眼里喷着怒火，转瞬却又盈了泪。

夏家河不知如何是好。

“娘——”一个五六岁的孩子跑过来，是王大花的儿子钢蛋。

王大花别过头去，抬起胳膊擦了把眼泪。夏家河看看钢蛋，又看王大花：“你儿子？”钢蛋很机灵，张嘴喊道：“叔儿！”

“他不是叔儿！”王大花瞪着钢蛋。

“那是谁？”钢蛋问。

“娘的冤家！”王大花咬牙切齿地说完，拉着钢蛋就走。

“大花，我话还没说完哪……”夏家河追上王大花，拉住她胳膊。

王大花推开夏家河的手，盯着他：“咱俩没啥好说的，当年的事都过去了，我现在过得好好的，往后，别来找我，我经不起折腾了。”

夏家河还要说什么，王大花扭头出了胡同。夏家河想跟上去，见有人好奇地看着自己，只得扭头走开。

错过了今天的接头时间，只能等明天了。一想到明天过来还要面对王大花，夏家河的脑袋又大起来。

王大花领着钢蛋回到店里，唐全礼不在。锅里的饼子已经糊了，王大花收拾着几个糊了的大饼子，将糊痂揭掉，泡在水里，好留着喂鸡。

不一会儿，唐全礼蔫头耷脑地回来了。

“死哪去了？”王大花没好气地问。

“尿尿。”

“尿个尿能尿老半天？你有毛病啦！”王大花嚷着。

唐全礼压住火气：“别没事找事啊。”

“我没事找事？这一天你就跟掉了魂似的，心思都跑到大姑娘身上了！”王大花不依不饶。

唐全礼哽住了：“你、你能不能别跟我瞎叫唤？”

“你是我老头儿，我不朝你叫唤，朝驴叫唤啊！你满脑子装的都是大姑娘，心思还在这个家上吗？”

“闭上你个臭嘴！”唐全礼火了。

王大花也火了：“咋啦？说到你痛处了？今天你不把大姑娘的事说清楚，我就不算完！”

“王大花，我倒想问问你，你和他虾爬子到底咋回事？我就几天不在家，你俩就又勾搭上了？王大花，你倒真有能耐啊你！”

“你放屁！”

“我放屁把虾爬子放来家了？”

“那是他自己个儿冷不丁来了，唐全礼你别瞎寻思！”

“我不在家的時候，他到底来过没有，你给我说明白喽！”

“唐全礼，我真是瞎了眼，跟你六年，你还不信我？”王大花怒道。

“虾爬子都找上门来了，我拿啥信你？你对得住我吗？你俩到底干啥了？”唐全礼觉得委屈，喊叫声里带了哭音。

王大花直勾勾瞪着唐全礼，看得他有些发毛，知道刚才的话有些重了。唐全礼转身要走，王大花拿起桌上的一个碗朝唐全礼砸去，唐全礼一溜烟儿朝后院跑去，慌忙进屋，把门关上。

王大花紧追过来，一脚把门踢开，指着唐全礼嚷嚷开来：“唐全礼啊唐全礼，这么些年了，你小心眼子一点没见长大，亏我还给你们老唐家生了钢蛋，亏我还实心眼子一天到晚为这个家累死累活，你还怀疑我有二心！唐全礼，你今天要不把话给我说明白，咱就不过啦！”

唐全礼直着脖子：“我没说不过，是你自己往不过的地方找！”

“我再咋找，做梦也没喊要找大姑娘！”

唐全礼被噎住，王大花说：“说吧，这回在家里了，外人听不着，到底哪来的大姑娘。”

唐全礼愣了半天，突然回身打开炕上的躺箱，翻找着什么，不一会儿，翻出一个布包，三下两下扯开来，露出里面的相框，丢在炕上。

相框里，是夏家河在哈尔滨上大学时候照的相片，他正一脸严肃地盯着两人。

唐全礼喘着粗气：“你还有脸说我，这么些年了，你一直藏着这个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”

“你知道咋了？我和他的事，咱成家前我就跟你说了。”

“你说了不假，可你没说一直藏着他的相片。”

“你没藏大姑娘的相片，你把她藏在心窝子里了。”

“我那个大姑娘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！”

“你还真有大姑娘了！”王大花扑向唐全礼，撕扯起来。

“娘——”钢蛋跑进来，一见这阵势，吓得大哭。

“你个疯婆子，非害死我不可！”唐全礼抽身，朝外跑去。

钢蛋哭着：“娘，你咋了？”

王大花一屁股坐在炕上，大声号起来：“你爹他狼心狗肺！他不要你娘了，他要给你找个大姑娘当后妈……”

王大花杀猪般的哭喊声在院子里回荡：“唐全礼，你个挨千刀的，我一天不死，你就别想去找大姑娘！”

院子里，唐全礼懊丧地给了自己一个嘴巴子，抬脚朝外走去，他摔上院门，把正在吃草料的毛驴吓得一哆嗦。

三

夏家河回到旅馆，一个人躺在房间里，四处异样的安静，他的脑子却是异常喧闹，里面都是王大花的叫喊、怒骂、指责和怨恨之声。如果不是王大花的出现，今天的接头任务可能早就完成了。对于这个自己一辈子都对不住的女人，夏家河知道无法弥补，唯一能做的，就是离她远远的，永不再见。可是接头的任务没完成，就还得再去。一想到第二天还得与王大花碰面，夏家河心里就犯愁，下回以什么理由去面对她呢？

同样为接头犯愁的还有韩山东。今天的鱼锅饼子已经吃过一回，明天再去吃，多多少少有些说不过去，俗话说美味不可多尝，但那些美味说的可多是山珍海味，一顿鱼锅饼子再好吃，一连两天去吃两回就有些可疑了。可花园口的接头地点只有这一个，是死是活都得硬着头皮去。韩山东知道，只要能跟哈尔滨的同志接上头，把电台护送到大连，即使搭上自己的一条性命，也是值得的。在今天的接头时间里，出现的几个人都不是目标，本来以为后来的那个人会是接头对象，谁知道上演的居然是一出偷老婆养汉子的闹剧。这些节外生枝的乱七八糟破私情，把他接头的计划搅乱了套。

韩山东已经感觉到了，店里的男主人十之八九是出了问题，他逢人便急着对暗号的做法，已经不太像是一个正常的交通员了，可在没有见到哈尔滨来的同志之前，韩山东不能有任何打草惊蛇的举动。凭着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，韩山东明白，越是在危急的时候，越要沉着冷静。急则慌，慌则乱，乱必坏事。来接头的同志一定也是这么想的，面对乱了套的局面，他不出现是完全正确的选择。错过了一天的时间，明天可以再去，如果盲目贸然地行动，必会给组织造成损失，后果是谁都无法估量的。

夏家河躺在旅馆的床铺上，满脑子里还在转着王大花，任务和私情纠缠在一起，怎么都分不开。不过他现在想着王大花也算是名正言顺，因为这直接牵扯着明天的任务，摆不平王大花，就不能顺利接头。从某种程度上说，只有把王大花摩挲顺了，才不会出现意外。最好的办法当然是提前把她支走，可鱼锅饼子店的主人是王大花，要把她支走，又哪会是简单的事情？

天已经黑了，夏家河没有开灯，他透过幽冷而诡异的夜色向远处望去，一望无际的黑漆漆的天空，让人有些喘不过气来。暴风雨果真来临了，半夜里，花园口古城风声乍起，远处花园口海岸狂风卷起巨浪，拍打着沉睡的夜晚，使寂静而清冷的老街一下子狂躁起来。

新的一天终于来了，经过暴风雨一夜的折腾，花园口老街在雨后阳光的沐浴下，水洗一般的洁净。

自从骂走了夏家河，王大花一直不搭理唐全礼，这让唐全礼一直不安。再僵持下去，会影响到他后面的一切安排，到时候王大花一炮轰子，麻烦就大了。他早早起来，借着到海边收鱼的名义，又偷着去见了刘署长一面。昨天接头的人没抓住，让刘署长很恼火，本来他的网都撒下了，就等鱼儿进来就收网，偏偏让一个傻瓜王大花的野男人给搅了局。他骂唐全礼外路精神，刀都按在脖子上了，还有心思在那里争风吃醋，把正经事都给耽误了。刘署长警告唐全礼，要是他再生出旁的什么幺蛾子来，就直接把他送给小田处理。唐全礼信誓旦旦表了态，只要接头的人一来，这回准保把事情办利落了。

从刘署长那里出来，唐全礼直奔海边，从刚上岸的小舢板上买回白天要用的杂拌鱼，匆忙回到店里。客人还没有到，王大花早就忙乎上了，唐全礼满脸堆笑，贴心地跟在王大花的屁股后面打下手，还一个劲儿跟王大花没话找话说，王大花心里有气，还是对他不理不睬。唐全礼心里清楚，今天的事情一办完，他在花园口就待不下去了，到时候，他再带着王大花和钢蛋远走高飞。

“我托人在大连找的店有信儿了，兴许咱今天就得去看看啦。”唐全礼试探着说。见王大花不接茬儿，唐全礼又说：“不管咋样，花园口跟大连没法比，咱做生意不就图挣钱嘛，哪儿挣得多就该上哪儿去。”

王大花依然不语。

唐全礼边把柴草往灶里添边说：“我寻思上大连还有一个好处，三花在那儿，你们姊妹凑到一堆儿也有个照应。再说，咱三妹夫又在关东州厅里面做事，也能帮衬咱不少。还有，钢蛋也快上学了，咱要让钢蛋做个知书达理的人吧。”

“说破大天，我哪儿也不去。”王大花终于开了口。

唐全礼急了：“你咋就不能听我一回？这么多年我都听你的，这一次，你听我的，好不好？”

王大花语气坚决：“别的事再说，这事不行。”

唐全礼说：“咋就不行了？就为个没有影的大姑娘，你就气个没完没了？”

“你知道就好。”

“那你还有虾爬子哪！”唐全礼终于绷不住了，呼地站起来，吓了王大花一跳。

王大花刚要发火，窗外一个熟悉的身影闪了一下，王大花一眼看到了，又是那个死虾爬子。她有点发慌，急着安抚外面的突发情况，只得草草收场：“唐全礼，我不跟你废话了，这日子能过咱就过，过不了就散伙！”她在围裙上擦了几把手，转身朝外走去。

“好你个王大花，还真蹬鼻子上脸了！”唐全礼叫着，恼怒地追出去，却见王大花已经跑出店门去了。

王大花一出来，就看见夏家河在对面的胡同口朝她张望，他今天摆明了就是来找她的。王大花这个气呀，在她的印象里，夏家河可不是那种没脸没皮的人，这才几年工夫不见，他怎么就改属狗皮膏药了，黏在身上还揭不下来了。

这一次，夏家河是不得已而为之。他想了好几种方案，都觉得没办法把王大花支开，那剩下最简单也是最直接的一招，就是短兵相接，把她叫出来。昨天，他虽然不是来找王大花的，可在唐全礼那里，一定解释不清。今天又来找王大花，唐全礼肯定不满，王大花肯定也害怕，不想让唐全礼知道。摸准了王大花的这个心思，夏家河就不怕王大花不按照他的计划走。

夏家河想得一点没错，王大花从店里一出来，就一路小跑奔他来了。夏家河闪进胡同里，王大花跟着跑过来，冲着夏家河低声骂起来：“你还要不要脸了？没完没了了是不是？”

夏家河拉着王大花要走，王大花一把打开他的手，低声哀求：“虾爬子，过去是你对不起我，从今往后你不来捣乱，我就不再记恨你了。”

夏家河打断：“这里说话不方便，咱俩找个地方说话吧。”

王大花往后撤了一步：“你还有啥好说的？虾爬子，你要还是个男人，就别来祸害我了，我求求你，行不行？不管咋样，咱俩过去好过一场。我王大花这朵花再好，也早就被唐全礼给采去了，花没了，叶也掉光了，还添了个孩子，你就趁早死了那份心吧。”

夏家河说：“大花，我没别的意思，就是想过来看看你。”

王大花说：“你昨天不是看见了吗？看完就得了呗，你要早有这份心，当初就不会跑了，你现在回来，偏要给我家里弄得鸡飞狗跳你才高兴是不是？”

夏家河说：“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昨天，我一是为看你，二是……这么些年了，我就馋你烊的大饼子，我回来一趟不容易，就想吃一口。今天过来吧，也是为这个。不管怎么说咱俩好过一场，你不能连口饼子都不给我吃吧？再说，我该给钱给钱，一分不少你的，多给都行。”

王大花拉下脸：“好啊，扯了半天，敢情你根本就不是来看我，就是为了一口饼子。要是这样，那我更不能让你上店里去了，我做的饭那是给人吃的，不是给忘恩负义的狗吃的！你滚，你现在就滚，滚得远远的！”说着，举手要打夏家河。